

## 上苍不负虔诚的奋斗者

——读杜光辉散文集《都是人生》

乐冰

著名作家杜光辉先生刚刚出版的散文集《都是人生》，入选了“文学名家鲁迅、冰心、郭沫若、老舍、茅盾、雷达、从维熙等人的作品。可见，这套书的规格和档次是多么的高大上，又是这样的接地气。

我在无冬的海岛研读这部散文集，读毕，书中的文字如画面样一幅幅浮现在眼前：

——为了补贴家用，少年杜光辉拾过瓜子、捡过烟头、帮人拉过车（挂坡）；

——为了谋前途，16 岁的他，在青藏高原汽车部队服役 6 年。元月，是青藏高原最寒冷的季节，大雪封山。一次，运送物资时，他乘坐的汽车坠入十几丈深的峡谷，气温降到零下 50 度，几乎冻毙。

——复员后，自学考上了西安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襄渝铁路紫阳县一个叫毛坝关的火车站，在这个深山小站当了八年通信工。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杜光辉放弃铁路部门的稳定工作，举家带口闯荡海南，为了生存，白天骑着单车冒着南中国大太阳的酷热找活计，尽管一天只吃一碗汤面，但钱还是花完了，被房东赶出出租屋……

他多少次差点倒毙在海南椰子树下，有好心文友劝他：“你不适合海南，还是回内地吧！”

他回答：“大不了卖掉一个肾，交给老婆孩子，让老婆把孩子养大，我就不信在海南混不下去！”

就是凭着这股倔劲和底气，他在马号里，从车户汉子嘴里接受了成为大学教授、一级作家、海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他在散文《感激苦难》中写道：“对于作家来说，苦难是一笔财富，是创作素材的富矿。苦难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直接击打作家的灵魂……”

杜光辉出生在西安市东五路口一个贫民院。童年时代，因为城市缩减人口，一家人除了父亲，从西安搬到河南巩义山里，由城镇户口变成人民公社社员。少年时又迁回西安。一家人租住在一间农舍里，一个土炕难以睡下七口人。杜光辉只好到生产队的马号里蹭睡。马号是饲养牲口的地方，环境恶劣，蚊叮虫咬，粪臭尿臊……但是，他在马号里，从车户汉子嘴里接受了丰富的民间语文；三国水浒，隋唐演义，封神榜，东周列国，三侠五义……他认为：“自己的启蒙就是少年那列国中的马号，是满口牙垢的臭嘴里讲出的民间故事、奇闻逸事。”

再长几岁，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断了他上中学、考大学的美梦。为了不饿肚子，他报名参加参军，在部队吃了几年饱饭，个子长了十多厘米，把他锻炼成不怕苦难、意志坚定的汉子。

复员后，他又考上了铁路运输学校，一次意外事故造成听力中度下降。

中专毕业后，杜光辉被分到大巴山深处的襄渝铁路紫阳毛坝火车站，这里没有任何娱乐生活，收音机、电视机没有信号。杜光辉在《读书，对抗抛弃的坚盾》中写道：车站的二十多个人，除了男的，还是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光棍只有用喝酒打架来抵御人性的折磨。作者以一种沉重而深刻的目光审视人情世故，思想深刻，充满了朴素的人文主义关怀。洋洋洒洒的文字中细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感恩，比比皆是触动心扉的文字。

在寂寞人骨的空虚里，杜光辉思考自己的前途。可是，一个深山小站上的半聋工人，能有什么前途？难道就这样走过自己的一生？

思考的结果，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于是，自杀的念头时常闪现在杜光辉的脑海。偶然的一天，满怀颓废的杜光辉走进了当地一家文化馆。他拿起一本《新体育》杂志，随便翻看起来，里面的小说《舍羞草》吸引了他，是作家张洁写的，文笔优美，故事感人。他突然萌发出这样的想法：耳朵对于写作者完全是多余的器官。而且，用嘴和耳朵进行交流，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用书籍交流就无距离和时空的限制。

“是作家张洁催生了我的文学生命。”杜光辉说。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他找到宿舍楼梯间一个存放扫帚的小屋，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成了读书写作的地方。“大巴山的冬夜，寒风刺骨，坐到半夜，冻得难以忍受，就把被子裹在身上。”他在书中写道：“我像久旱的沙漠，遇到春雨的滋润，一滴不露地吸收。阅读，是先哲跟我交流，只要先哲没有抛弃我，人类就没有抛弃我，他们代表了整个人类。”从此，杜光辉在书海里畅游，书读多了，“作家梦”在他心里发芽，一点点长大。

看书，就要买书。月工资 42.5 元的他，为了买书，把每月的伙食费控制在七八块钱以下，几个月不吃一次肉。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身体虚弱，走路打晃。

杜光辉想当作家不知怎么被别人知道了，这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吃饭时，大家围在房檐下扒拉饭食，有工友当着大家的面

说：“杜光辉，不忙的时候请个假，到你先人坟上看看冒冒香烟？”

这话引起了人们哄堂大笑。杜光辉愤怒，差点把饭扣到那人头上。但他不敢，打起来真不是人家的对手。

那段时间，他是在低头中过日子的，看书低头，写作低头，走路低头，见人低头，开会低头。他自己都觉得低人一头，一个半的聋人凭什么在人前抬头？

刚开始写作时，杜光辉连什么是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都不清楚。就是看着文学杂志、书籍，照葫芦画瓢。

他拼命地写，拼命地投稿，退稿信从 1 封、10 封、100 封、200 封、将近 300 封。望着厚厚一摞的退稿信，杜光辉自己给自己发狠，等退至 1000 封时，就在退稿信的背面打上方格，写一部中篇小说寄去，看能不能打动编辑！

算起来，亲笔给杜光辉写退稿信的编辑有：《奔流》的杜道恒、《鸭绿江》的刘元举、《十月》的骆一禾、《长江文艺》的谢克强、《当代》的周昌义、《作家》的宗仁安……

杜光辉通过关系，认识了西安一个叫宋登的作家，宋登先生那时候在《革命英烈》编辑部工作。杜光辉把自己的几篇小说给他寄去，宋登看了回信说你是当作家的材料，但你还不会写小说，连基本技巧如悬念、情节你都不懂。如果你坚持下去，肯定能成大器，宋登在信中写道：“文学创作是贯穿人一生的痛苦磨炼，只有终生都经得起这种磨炼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在连续收到 100 多封退稿信之后，杜光辉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当作家的材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时常萌发放弃写作的念头。这个时候，《鸭绿江》编辑刘元举把杜光辉的一个中篇小说退回来了，还附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写道：“你是写小说的材料，你一定能写出大手笔的小说，我相信我的眼睛！”

杜光辉拿着刘元举的信跑到半山，扑在一块大石头上放声痛哭，一直到翌日凌晨一点多钟，才从山上下来，擦干眼泪，又伏在桌前。

回忆这段往事，杜光辉感叹道：“是刘元举拯救了我的文学生命。”

在漫长的时间里，杜光辉和刘元举书信不断，频繁时一月两三封，竟积累了七八万字。

1989 年的一天，杜光辉把中篇小说《车帮》，寄给了著名编辑刘元举先生。20 天后，刘元举回信说：“杜光辉同志，你给我写了一篇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我刊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隆重推出……”

《车帮》在《鸭绿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杜光辉终于熬出了头。从此，作品一发儿不可收……

童年，少年时期对乡村底层生活深入骨髓的感受，杜光辉把这些经历化成了小说《大车帮》《黄帽》《孤舟》《碾麦场》……他以青藏高原的汽车兵生涯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大高原》……；他以毛坝关火车站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路基石》《医道》，短篇小说《流星》《深山养路工》；他以闯海南的苦难经历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闯海南》、中篇小说《商道》《白椰子》《公司》《连续报道的背后》《想当老板的女人》《都市里的另类人生》，还有短篇小说《夜半歌声》等等……

到目前为止，杜光辉已在《人民文学》《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发表 850 多万字作品，其中中篇小说 84 部、短篇小说 37 部、散文、随笔若干。先后获得《中篇小说选刊》2000—2001 年“优秀中篇小说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全国小说排行榜等 29 次创作奖。至今，杜光辉是全国罕见的只有中专文凭的中文大学教授。

除了丰富的人生经历，杜光辉还大量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了解到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现实主义文艺；了解到古代中国，春秋战国、隋唐时代、宋的纷乱、元的铁骑、明的治吏、清的腐败；了解到宇宙之浩瀚，原子之渺小；了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核；了解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微妙。

几十年里，杜光辉除了工作、吃饭、睡眠，其余时间全用在了读书和写作。“阅读像服用了健胃消食片，越读越觉得饥饿，越饥饿越贪吃，像多日没吃草的羊，遇到鲜嫩的青草，饥饿的豹子遇到肥嫩的肉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用于读书的精力和时间远远超过写作的时间，最近 20 年里，我每年的阅读量都在 1500 万字以上，大量的阅读帮助了我的写作。”

杜光辉是个谦逊低调、朴实心雅的著名作家，他说，我从事文学创作 40 年，基本以小说创作为主，很少写散文。“早在五六年前，我开始做散文写作的准备，先后购买了六七千元的名家散文集，研究众多散文作家的创作风格，寻找自己写作的道路。如果沿着他们的路子走，自己不过是他们写作风格的延续，不会有大的出息。”

《都是人生》写的都是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我从中学得到的启示是，只有去除急功近利，丢掉投机取巧，为了心中的理想，不论遇到什么苦难，甚至灾难，不退缩，不偷懒，不投机，一心一意，一步一步，最终总会有所收获，上苍不会辜负虔诚的奋斗者。

2023 年 12 月 18 日，惊闻安康博物馆退休馆员、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厚之先生不幸病逝，心中不禁十分悲戚。这位学界敬仰的自学成才文史学者、地域文化研究专家，离我们远去，无疑是安康文化事业的一大损失。

上世纪 90 年代，经常在《安康日报》看到以“兴安厚之”署名的地域文化研究文章，深为敬佩作者的勤奋耕耘与广博学识。熟悉的文友慢慢知道，这两份“黄金搭档”的专家就是业余执著于挖掘、整理、研究安康本土历史文化的专家李厚之与张会鉴。

李厚之 1955 年 9 月出生于安康县五里区贫寒农家，初中毕业后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无力升学深造，辗转几年后因机缘会被招到四处地质考察，但心中深藏的文化情怀并没有在原地奔波勘察的忙碌中湮灭，一有空就坚持自学，练笔。本职工作虽然是地质勘探，但他却十分关注偶尔看到的碑帖匾额等历史文化遗迹，便将其记录下来，抽空写成小文章，投寄《安康日报》。报社编辑张会鉴十分欣赏看重，每篇必发，对他是个极大的鼓励。

一来二去，共同的文化情怀与写作爱好，使他们二人成为至交。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康人，眷恋安康、热爱安康，是本土文化的守护者。每次相聚，伴随一杯清茶，常常为安康文化的积淀深厚、源远流长而感叹，每有所悟，即付之笔墨书写出来，藉以记录和传播逐渐淡化的安康传统文化。

1995 年，厚之、会鉴二位先生在搜集、占有很多资料的基础上，产生了编写《安康文化概览》的想法，希望立足安康地域文化，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高度为坐标，用大文化的视角，通过客观的史实描述、梳理、总结、分析安康历史文化内涵。此计划得到时任地委书记谈俊琪等领导的支持，表示愿意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有了这个坚强后盾，他们的心理更踏实了。很快约请丁文、姚维荣、杨克、徐生力等文友共同商讨，分配了任务。经过大家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研究、撰述，经反复讨论修改后，1997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安康文化概览》作为安康第一部全面论述地域文化的专著，得到了专家学者与社会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这部大著完成后，一方面积累了资料，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厚之与会鉴地域文化研究的信心。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两人合作相继完成了《安康历代散文选注》《安康历代小说选注》《安康历代诗词点校》等专著，与李启良等人合著《安康碑版钩沉》，并获得当年安康地区“五个一工程”奖。

此后，二位以“兴安厚之”的笔名联袂在安康日报发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短文，几年间竟累积到一百数十余篇，读者时有好评，索要者不绝。加上他们在国内其它报刊发表有关汉水文化研究的论文，竟有八九十万言。不少朋友建议，应将这些文章集结出版，以存史资治，启迪后人。2006 年，他们将把这些文章整理、编辑成书，名曰《兴安厚之》，一是标明地

域，二是有所寄托。问世后一片赞誉，有评价说：“读来厚重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可以了解历史、领略文化、教诲人生、净化心灵”。

这部皇皇百万言的鸿篇巨制，涉猎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丛书共四卷：《安康县志佚文点校》为史料实录，共收入安康境内上至周代、下至民国的砖铭、碑版、地券、文书、序跋等散佚佚文近 300 篇。《汉上拾韵》为安康地域文化研究专著，考证分析了安康民俗文化、源流、类型、特质；安康历史遗迹、风俗民情、自然景观、名人轶事、神话传说。他们旁征博引、说古论今，从女娲、舜帝等神话人物的踪迹到怀让、董诏等历史名人，从安陆旧石器遗址到陈家坝、马家营等新石器遗址，从安康古代的雕塑、壁画、石刻到西域乐舞、山水画屏，从文庙沧桑到寺院兴建，从肉骨墓到百子林，从平利的刘朝禅地到笔架山古岩墓，蔚为大观。

时光的年轮不断向前，厚之与会鉴二位先生相继步入老年，虽然从工作岗位退休，但痴情于安康本土文化事业的情怀却更加执著，热烈。他们二人结伴上牛山，登天柱，瞻礼观音寺，问道龙兴寺，寻迹万春寺，将安康有名寺院几乎游遍。回来之后，即查阅地志，参考佛道经典，查找有关安康宗教历史和人物，大量资料的搜集，让他们得以窥见安康宗教发展的脉络，认为安康宗教文化是安康文化中的瑰宝，研究安康文化不可不关注安康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道教文化。而安康的宗教文化因出现了怀让、印光、张伯端这些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无不说明安康宗教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于是萌生了撰写安康宗教文化的心愿。他们这一想法得到了安康佛教居士李建国、特别是市方志办主任张永强先生的大力支持，心里有了底气。二位根据身体状况与掌握的资料分工合作，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安康宗教文化》初稿。《安康佛教文化》《安康道教文化》于 2007 年 2 月正式出版，填补了安康宗教文化研究的空白，不少评论者认为，这两部书质而不僵，既体现出学术性，又有趣味性，开拓了新的欣赏和认识空间，同时也兼具济世功能，对安康的旅游事业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由于青年时代社会的、家庭的诸多因素影响，厚之与会鉴先生均未正式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完全靠业余自学、靠浓厚的兴趣和顽强的毅力，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这块领域辛勤耕耘，终于开出一片绿洲，结出累累硕果。这让许多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成年人由于种种原因没上过大学的青年受到不同的启发和借鉴。读书须用功，关键还是持之以恒地努力，一样能在某个领域做出利国利民的成绩。李厚之的经历更给我们各个年龄的学人做出了表率，提供了借鉴。

愿厚之先生安息！

## 一位草根学者的文化情怀

姚维荣



## 网络短剧应维护艺术的高贵

张斌



有时看到一些网络短剧，一个入门少爷或位高权重的身份，入赘势利眼的家庭。因为穷，参加同学聚会也受尽欺压。终于他忍无可忍，一个电话让嘲笑他的人家上亿资产的公司破产，让欺负他的富二代家破人亡。

除了赘婿剧之外，还有小媳妇是主角的，同样隐瞒了富家千金的身份，也是忍气吞声到忍无可忍，娘家的爹妈弟兄一出现，让妻女大受惊吓，追悔莫及。

由于这些短剧带有极强的代入感，让观众身临其境。主角受欺负时，观众也跟着气愤，恨不得让那些盛气凌人的家伙家破人亡。当目的达到后，大快人心。而我们常常觉得这些网络短剧在滋养我们的戾气，带我们远离善良和美好心情。三分钟开除一个高管，法律呢？五分钟让几十亿的公司破产，制度呢？十分钟让几十口的家族遍体鳞伤，人性呢？这些网络短剧正在消解法律和道德，正在日益摧残着人们的精神健康。

无须讳言，当下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消极现象，有人崇拜权力和金钱，嫌贫爱富，以貌取人，讨好有钱有势者，欺负弱势群体，把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网络短剧上也并没有错。但艺术是高于生活的，对这类现象可以唾弃，可以抵制，但不可以崇拜。可时下的一些网络短剧看起来是鞭挞这类丑恶现象，但他们抵制的方法就是用更大的权力或更多的金钱，采取更暴力更让人听闻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是暴力高于法律，金钱征服一切。

现实社会可能确实有这种偶发事件，这种个案，但绝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和本质。我也经常参加同学聚会，也有穷同学和混得背的同窗，可我看到的是富同学在穷同学面前更加小心翼翼，生怕有语言伤害到他们，或者有不恰当行为损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善良与教养还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主流和主旋律。

我们今天进入了“微时代”，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微审美，这种审美与生活经验交织杂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相关，与传统艺术创作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些微视频的创作基本上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搬运”和“复制”，创作门槛低，表达的是个性化观点。如果作者追求真善美，作品就反映真善美；如果作者追求权力和金钱，作品所号召就是追求权力和金钱。作者崇拜暴力，作品滋养的是暴力倾向；作者世俗化倾向严重，观众的审美情趣随之发生变化，庸俗越世俗化，艺术与技术的界限日趋模糊，高雅与庸俗的鸿沟被彻底抹平，传统的美学标准正日益被消解，这应该引起警惕。

纸媒也好，手机也罢，只要能够为人类提供阅读支持就对社会和人类有益，大作品也好，微视频也罢，从类别上讲并不存在好坏之别，但作品的内涵却存在着有益于人类精神的健康，还是有益于人类的精神健康的区别。我也看到一些微视频，坚持宣传那些温暖人的故事，宣传着人类真善美，滋养着人类的精神，维护着艺术的高贵。艺术无论任何类型，只要作者是用心而作，那必然无分好坏，而是“风格各异”；但是，有很多短剧作者并非

用心而作，而是为标新立异、为获取流量、为利益最大化而创作，甚至以复制粘贴的方式制作和生产大批情节雷同、同质化的作品。只贪图网络短期利益，时时都能到赘婿剧、富家千金下嫁剧，看到开头、看到人物设置即知道后边的故事走向。然而，这类剧的情绪植入性强，观众的情绪一旦被感染，势必跟着剧情去发泄，在赘婿受尽欺压成功反击的结局中得到释放，获得快感，也在不知不觉中植入迷信权力和金钱的观念。

这类网络短剧，其思想，如崇尚权势、金钱，消解法律、制度和善良，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观念中，它不但影响到社会道德的重建，而且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我很难想象，从五四以来我们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科学、民主、我们努力构建的法治社会难道是那些短剧中反映出的赘婿生活？

我们呼唤歌颂英雄，歌颂人类真善美，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短剧，这才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方向。钱穆说过：“善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这善字，一切都无意义可言。”小说创作也好，短剧拍摄也罢，都不应该被社会上的坏风气所劫持。要坚信善的力量，诚与善的里而才有文学和艺术的高贵，才应该是我们要讲好的中国故事。

大众需要健康的网络短剧，我们期待网络短剧平台能够生产出表现时代与人生，表现人类的情感、困惑和理想，歌颂真善美，对生命意义有探索与建构贡献的好作品。让网络短剧成为维护文学和艺术高贵的一道坚固防线，成为滋养我们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阵地。



汉滨新十风（剪纸） 曹晓琳作



水彩小景（中国画）

魏邦敏作